

刘建东
著

黑眼睛



作家出版社

刘建东
著



黑眼睛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眼睛 / 刘建东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87 - 1

I. ①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1715 号

黑眼睛

作 者: 刘建东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申晓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69 千

印 张: 8.37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87 - 1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001 阅读与欣赏

060 卡斯特罗

122 完美的焊缝

190 黑眼睛

阅读与欣赏

那一年，我师傅冯荃衣三十岁。

我依然记得当时她风姿绰约的样子。她站在太阳地里，背后是车间的操作间，斑驳的墙上还写着“备战大检修”的大字标语。太阳就镶在她身后的房顶上。她微笑着，露在外面的黑色长发被微风吹拂着，头顶红色的安全帽干净明亮得能照出人的影子。我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就想呕吐，显然不是因为七月耀眼的阳光，而是处处存在的混合着汽油、机油、铁锈的味道，角落里那些废弃的铆钉、螺丝、法兰、阀门、换热器更助长了味道的扩散。那是个孤独的欢迎仪式，我只是在她伸出的绵软的手心里，找到了一丝安慰。我不知道，跟着一个女师傅，是福还是祸。

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，迎来了最失意的一个夏天。本来分配我来厂里是到子弟中学做语文教师的，但不幸降临，就在我来之前的半个月，学校停办了。我只好被临时改派到了检修车

间。那个夏天，我的命运就像是风雨中的小船。

劳动人事处的杨干事在把我分配到检修车间时特别安慰我说：“按说应该把你留在政工部门，可是宣传部、党委都人满为患，你还是到车间锻炼锻炼，对你的成长也有好处。你师傅是个顶呱呱的技术能手。她是全厂最好的班长。她在上厂技校时就参加过市里的技能大赛，拿过第一名。她一定会对你好的。”

我刚刚和车间主任王铁汉分手，他把我从劳动人事处领回来，一路上都阴沉着脸，我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排斥，从办公大楼到车间的路上，坐在电瓶车里的主任只说了一句话，而那句话让我在工作生涯的起始点郁闷而无奈，对自己辛苦学来的知识彻底失去了信心。他说：“不是我想要你，而是你师傅。我磨不过她。”

“老王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师傅问我，她看我不明白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就是王主任。”

“他去材料处了。”我愁眉苦脸地说。我回头看了看，主任和他乘坐的电瓶车早就没影了，可我还是觉得主任那张黑脸就跟在我的身后。

其他人都去干活了，院子里就我们俩。她把我领到车间里，把安全帽放在桌子上，坐到一张藤条椅子上，指了指那张长条凳。坐下来后我还是没有正眼看她，她和我印象里的女工不一样。

“是我把你来的。劳动人事处的杨姐天天和我坐一个班车，她说起你来很是犯愁，不知道该把你分到哪里。你成了他们的难题。你不知道吧。我说，我这里缺人手呀，让你来这里。你是不是觉得来车间里委屈了你？”她丝毫不掩饰我地位的尴尬。

我急忙站起来，“没有。没有。”

“那你知道我为什么非缠着主任把你要来吗？”师傅眼睛在火红色的安全帽的映衬下，黑得那么彻底和纯粹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有些局促不安。

师傅笑了笑，她笑的时候，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，“我也是有自己的私心。我听说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就动了心。上大学，学中文，那可是我从小梦想。你别看我现在天天和那些装置、设备打交道，我小时候可是语文课代表，我喜欢看书，喜欢写作文，我的作文是我们班的范文呢。”

“上小学、中学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是作文课。可是我却上了中文系，真是造化弄人。”我愁眉苦脸地说，“就如同现在一样，我没想来检修车间，却来了。”

“直到现在，我都羡慕那些能写写画画的人，连厂里在厂报上发表文章的通讯员，我都羡慕。你来正好，你一边学习铆工技术，一边可以当我们的通讯员。”此时，她已经摘下了安全帽，头发卷卷曲曲地垂落到肩上。

我小声嘀咕道：“我可不是来当通讯员的。”

“那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写小说。”我的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，我担心会不会给未来的师傅留下一个不务正业的印象。

师傅笑了，“那正好啊。这里有那么多的人物、素材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。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等着你去挖掘呢。这可是个生活的宝藏啊。毛主席不都号召要深入生活吗？你就当

是深入生活吧。”

我权当这是师傅的安慰，心情仍然无法兴奋起来，倒是师傅随后的一句话让我郁闷的心舒展了许多，她说：“我特别喜欢看小说，现在每月都买《小说月报》，你哪天把你的小说让我欣赏一下呗。”这句普普通通的话，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都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座右铭。

我像是得到了大赦一样长舒了一口气，从她的表情中看到的是真诚的期待，我急忙说：“一定，一定，请师傅多批评指正。”

“以后别这样酸溜溜的，跟工人阶级少说这种酸文人的话，要不你在车间待不住的。”

小说，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开始，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它竟然成了我和师傅之间一条紧密相连的纽带，直到如今。

我成了冯荃衣的第八个正式徒弟。工种是铆工，我特意在字典里查了这两个字，却没有查到，只是一个“铆接”的条目里这样写道：连接金属板或其他器件的一种方法，把要连接的器件打眼，用铆钉穿在一起，在没有帽的一端打出一个帽，使器件固定在一起。事实证明，不管我怎么从理论的高度去接受这个工种，在以后的实践中这些字眼都是苍白的。

第一天，师傅把我领到了一联合车间，登上催化塔，塔有三十多米高，站在上面，整个厂区一览无余，大大小小的装置塔、设备、密密麻麻的管线尽收眼底，环视这些的师傅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，她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丛林，成功的机会多，也隐藏着重重的危险。这些装置、设备、管线，

以及它们上面的每一个螺丝、法兰、垫片、衬里，甚至是管线中的每一滴油，都是这个丛林中的一分子，它们就像是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猴子、蛇，等等。如果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位不高兴了，闹别扭了，使小性了，炸窝了，这块丛林就不太平了。而我们就像是猎人，我们不杀戮，我们只是给它们一个小小的警告。”

我第一次惊奇地感觉到，我眼前的女师傅是不同凡响的，“师傅，你的想象力太奇特了。”

师傅摇摇头，“这和想象力无关。我天天和它们打交道，我知道每台设备的脾气秉性。”

正式上班的第三天，师傅把五十块钱塞到我手里，对我说：“你得摆谢师宴。你刚来，还没有工资，算我借你的。”

酒桌上的师傅豪气冲天，这让我一个不胜酒力的小伙子羞愧无比，师傅批评我说：“你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不会喝酒怎么行呢？”令人称奇的是，师傅划拳的本事奇高，她教了我半天，我也没有领会其中的奥妙。她干脆抛开我，和张维山、小曹几个徒弟划拳喝酒，她的划拳声在屋子里回荡着，在我已经恍惚的意识里格外响亮。

在他们不管不顾地拼酒期间，我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推开我们包间的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犹豫片刻又退了出去。之后师傅包里的BP机就一直响个不停，师傅说：“烦死了烦死了。还让人喝个痛快。”到底她还是从包里拿出了寻呼机，看了看，然后推开椅子说：“烦死了。我出去一下。回来再跟你们几个小子算账。”她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包间。

过了大约十几分钟还不见师傅回来，张维山对我说：“你去叫师傅回来喝酒。她就在隔壁房间里。我去洗手间时看到了。”

我没有质疑张维山为什么不去而非要我去。我不假思索地站起来，跨出房门时，我听到了身后张维山不怀好意的笑声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在隔壁的房间里，只有两个人，那个中年男人抓着师傅的胳膊，他们正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，这就是我推开房门时看到的一切。我发誓我是被张维山误导着闯入的，因为那个中年男人对于我的莽撞非常愤怒，他大喝了一声：“出去。”

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到师傅说：“是我让他来的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弟，大学生，学中文的，会写小说。你看书吗？你不看的。跟你说也是白说。”

中年男人穿着西服，脸上的表情焦躁不安，他对小说和对我，根本没有什么兴趣，只是草草看了我一眼喊道：“你想找死呀！还不出去。”

“别走。你坐下。”师傅看着我，坚定地说。

在初出茅庐的我眼里，师傅是最大的官，所以我听从她的话，坐在圆桌的另一边，盯着那个男人，眼里没有丝毫的恐惧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喝酒，如果我当时知道他就是厂里管销售的副总工程师王同信，我无畏的目光早就跑到九霄云外了。有长达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那样僵持着，我借着酒胆，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尴尬，而他们两人，彼此盯视着对方，因为我的打扰，他们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。最后，男人坚持不住了，他丧气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答应你的，我决不食言，我希望你也是。”

师傅抢白说：“我没有答应谁任何事，我从不承诺。”

男人松开她的胳膊，气呼呼地向外走，走到我身边时，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站起来关心地问师傅：“师傅，你没事吧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师傅毫不在乎地说，“走，喝酒去，不醉不归。”

那天晚上，师傅真的醉了，我把师傅搀回了生活区的家，这个家她不常住，平常她都会回二十公里之外市区的家。家里简洁而明净，从阳台上能看到远处燃烧着的火炬。这让我想到她的安全帽。师傅头上的火红色的安全帽永远是全厂最新的，仿佛刚刚从仓库里拿出来一样。这是她的招牌。我把师傅放到床上，刚要转身离去，手突然被师傅拽住了，她惺忪的眼里布满了忧伤，她问我：“你说，我是个坏女人吗？”

师傅的话问得莫名其妙，也只是在以后的时间中我才慢慢地体会她这句话的深意。此时此刻，我被她问得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好在，喝醉了的师傅并不需要一个答案来满足自己的忧伤，她很快就松开我的手，落入了软软的床上。

而那个夜晚的忧伤，师傅眼中的忧伤，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，因为，在那之后几年的时间里，我很少从她的眼睛里找到那直抵内心的忧伤了。而她所有的生活，几乎被一个词所笼罩：放荡。

我父亲就是个工人，所以在得知我得从学徒干起时，他没有过多的埋怨，而是传授了我许多做徒弟必须要有的基本素质，比如早晨上班前给师傅泡好茶水。我从生活区的小卖部里买了一小袋茉莉花茶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第一个来到车间，到茶炉室打了

开水。有一张四方桌是师傅独有的，黑褐色，核桃木的。它坐落在车间的一角，桌明几净，符合师傅的风格。桌子上摆着一个鱼缸，里面养着几条凤尾。凤尾鱼比我更早地送走了夜晚，它们在小小的鱼缸里追逐得正欢。桌子上还有一个瓷杯子，上面画着仕女的图案，很雅致。我猜想这就是师傅的喝水杯吧。我计算着师傅到的时间，她乘坐的班车从市区到厂区大概四十五分钟，从厂门口走到车间需要十分钟，这样算下来，她到达车间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，八点半。我提前五分钟泡好了茶，不住地向车间外张望。终于看到了师傅，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，那种明亮的蓝色在色调单一的院子里很轻盈很显眼，像是缓缓飞过的燕子。换好了工作服，她坐到了桌子前的藤椅上，先看了看鱼缸里的鱼，我急忙把泡好的茶递到她手里。她接过来，看了看，扑哧一声笑了，她说：“我不喝茶，只喝茉莉花。而且，这也不是我的喝水杯，它不过是给鱼缸添水用的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这样吧，你单身，也没什么事。你以后就替我打理一下我家里的茉莉花，收集新鲜的茉莉花朵吧。我天天回市区，没有时间照料，那些茉莉花都蔫头耷脑的。”师傅给了我她生活区家里的钥匙，我时常会给她的茉莉花们浇水施肥，她的阳台就是一个花房，只种植一种花，在我的精心照料下，那些茉莉心情大好，分外卖力地开花。

师傅对我的手艺大加赞赏：“茉莉花很难伺候，看来你用了心了。如果你在铆工上多下些功夫那就更好了。唉，算了，我看你当我的徒弟也不会久，你的心不在这里。对了，你不是让我看你的小说吗？”

我仍然有些拿不定主意，“我还以为师傅说笑呢。师傅要真的喜欢，我明天就给你拿来。”

师傅认真地说：“怎么是说笑呢。我是真喜欢看小说，《牛虻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中学就看了。我同情冬妮娅，她有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选择的权利。为什么非得要走保尔那样的路呢？我上初中时，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喜欢名著，他家里的柜子里全是这些。有一天，他把我领到他家里，让我参观他家的藏书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文学了。”

师傅说起了她看过不久的《绿化树》，她说她也不喜欢这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马缨花，她觉得这个女人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，她说，你们作家把女人写得像是挂在树上的桃子，而不是脚踏在地上的人。“想象，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呀！”她的观点真让我吃惊。

师傅主动要看我的小说，这比教我铆工的手艺还让我兴奋，第二天便把已经完稿的中篇小说《情感的刀锋》交给她了。当她接过那摞用三百字的稿纸抄写的小说稿子时，我觉得比把它投给《人民文学》还神圣。

一天一夜，我都忐忑不安。第二天一上班，师傅顾不上喝一口我泡好的茉莉花水，便把我叫到面前，对我说：“你这篇小说不好。”

我对于这个中篇信心十足，正准备把它寄给《人民文学》，没想到遭到了师傅的无情打击，我反驳她说：“为什么不好呢？”

“这么说吧，你里面写的女人不真实。你看看你师傅我。”她

盯着我。

我茫然不解地看看她，眼睛、头发、安全帽，没有看出任何的不同。

师傅淡然一笑，“像我，才是女人，知道吗？女人就应该享受到做女人的一切，爱，被爱。”

虽说我已经上班一个多月了，可是对于师傅，对于一个女人的真实生活，我是一无所知。就是那天，我告诉师傅，我把我的宏大的计划透露给她，我说正在着手写一个现代家庭的长篇小说，女人是主角，她们在爱与被爱的漩涡中徘徊和挣扎。

师傅未等我说完，便打断了我的兴头，突然问我：“你谈过恋爱吗？”

我张口结舌，很奇怪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，“我，我，没有。”

“那你了解女人吗？”

“我，我可以凭我的想象。”

师傅大笑着说：“你们听听，他说女人可以凭想象得出来。女人是什么，连我自己都摸不清。凭你多上了几年大学。鬼才相信。”

一个一心想要写作的我，是检修车间的另类。我受到了工友们的嗤笑，整整一天，我都因此而落落寡欢，师傅的怀疑加重了我对自己能力的判断。但奚落显然不是师傅的目的，那天下班时她的一句话才让我释然，“我晚上要去跳舞。你跟我去吧，你应该到女人们活动的第一现场去感受一下，见识一下女人的生活。

那样你才能写好女人。”

师傅，她突然向我打开的生活，那些陌生而新奇的生活，那些色彩绚丽、爱恨交织的生活，令我有些猝不及防。

舞厅。那是我师傅充分施展她女人魅力的地方。一周一次的舞会安排在周末，厂工会的多功能厅。周六的夜晚是师傅雷打不动的固定节日，那晚，她会成为一个舞厅皇后。早就听小曹说过师傅在舞场上的风采，而一旦见到，我才真正领略到什么叫作曼妙。其实，我是舞厅中的多余者，我尾随师傅进入舞厅，像是一个毫无自信的密探。师傅一进入舞厅仿佛就踏入了自由的天地，像是鱼儿入了大海。而我完全失去了主张，张皇失措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，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用探询的目光看我。我突然想起师傅的嘱咐，急忙找到一个靠边的椅子坐下。整整一晚上，我都如坐针毡。而这样的情形，持续了将近半年，他们都说，舞会上的我是个落入湖中的兔子。

我并没有在乎他们强加于我的角色，保镖、跟班，或者什么湖中的兔子。我只是清楚地记得第一次，第一次踏入舞会的慌乱感觉，我坐在角落里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目光追踪着师傅的身影，她的舞伴时常在变换，这让我无法辨认那些舞伴的样子。一个男人，中年男人，大概五十多岁的年龄，现在，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他是王总，大权在握的副总工程师。让我欣慰的是，他和我一样落寞。与我的紧张不同，他有些心神不宁，他俨然没有了平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淡定自若，他看到了我，然后坐到了我的旁边，我叫了他一声“王总”，他没有回答，眼神落在舞池之

中。舞曲交换期间，他试图想约师傅。但是师傅没有答应，她硬生生地把我拉起来，步入了跳舞的人流中。我觉得我的身体像是被捆绑起来一样，我说：“师傅，我不会。”师傅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别说话。不会跳，还不会装呀。”那尴尬的时刻我真希望早点结束。我几乎是被师傅拖着在跳。可想而知，舞曲还没有结束，师傅便大汗淋漓了，她又拖着我来到了工会舞厅外，冲着满是星光的夜空长出了一口气。师傅没有怪罪我，这让我心安许多。更多的时候，不识相的男人不会出现，他一定顾及他的身份。而没有他在的舞会，我可以完全待在椅子上，做一个合格的看客。

我师傅向我叙述了王总是如何从主角沦为彻底的看客的。她讲述的过程平静而镇定，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生活一样。

“我并不喜欢他，但是我跟了他两年。男人是脆弱的、幸福的或者不幸的，他也一样。你是个书呆子，你不懂这些，以后你会有喜欢的女人。你就会发现，女人就是找到男人脆弱的钥匙。我是万能钥匙。”她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我接近他是为了从他手里拿到汽、柴油的油票。再把它转手。你不知道有多抢手。他是个刻板而严谨的男人，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是他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爱跳交谊舞。我以前根本不会跳，为了接近他，我在市工会请了一个专业的舞蹈老师，一个月就出徒了。我第一次进入厂工会的舞厅时可没你那么紧张，开始我并没有刻意地去直奔主题，主动和他套近乎。而是脚踏实地，用我的舞技来引起他的注意。一个漂亮女人，而且我自认为舞蹈水平比那些平庸的女人要强许多，自然会在那狭小的空间引起别人的关注的。我相信，他

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但是我观察他，好像这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，他仍然和他固定的舞伴在一起。他的舞伴是雷打不动的，检查科的副科长，那女人姓徐，都叫她小徐。她是抚顺石油学院毕业的。身条很好，一米七的个子，但是长相平庸。多年来，王总从来没有换过舞伴。两人总是出双入对，小徐因为生病而缺席了，舞厅里便也看不到王总的身影了。要拆散他们真是费了我不少心思。我先是找借口与小徐成了好朋友，因为我们俩同在市里的军区大院住，每天坐一辆班车上下班，很容易成为朋友。然后在小徐要去金陵石化进修一个月时，我适时地向她提出了我的要求，同时加上一条真丝围巾，我特意强调，等你回来的那一天，我原封不动地把他还给你。真丝围巾戴在小徐脖子上真的很漂亮，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。她说，他又不是我家的，更不是我专用的，我和他说。事实上，当一个月之后，你想想看，以你师傅我的魅力，王总再也没有回到过小徐的身边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小徐也成了冤家路窄的对头。她把那条丝巾剪烂扔到了我的脸上，而且发誓再也不回到舞场了。我和王总，我们两人谁也没再提那个过客小徐，就像她从来没有出现过，犹如那个和他在舞厅里出双入对的人一开始就是我。即使是这样，要想向他说出我的想法也不能一蹴而就，他铁面无私，是党的好干部。我陪他跳了整整半年的舞，才找到机会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给了他致命一击。”

我不合时宜地插嘴道：“什么致命一击？”

师傅打了我一下，“你这个笨蛋。女人给男人致命一击，当